

# 欧洲穆斯林移民多重认同的构建

陈昕彤 石 坚

**[摘要]**欧洲穆斯林移民大多于上世纪中期作为外国劳工来到西欧各国,在几十年间渐渐滞留而形成了大量永久性的穆斯林社区和聚居点。随着穆斯林社区与欧洲主流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矛盾渐突出,加之近年来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激化,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试图用文化研究的观点考察当代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历史和当前的生存状态,以及欧洲民众对这一群体的态度,关注其精神和生活领域中遭遇的困境,分析这一群体尤其是青年一代穆斯林通过建构多重认同的方式寻求自身文化身份的确立,藉此探讨第三世界移民在欧洲等西方国家强势文化中的文化和认同出路。

**[关键词]**欧洲移民;穆斯林移民;认同建构;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3)07—0027—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和而不同: 欧盟文化多样性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09JJD810015)、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从移民角度看欧洲认同的建构和发展”(skq2012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昕彤(1977—),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教育部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2008级欧洲文化研究博士生;石坚(1952—),男,山东齐河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4

## 一、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处境概况

欧洲地区在意识形态背景的传统上长期以来为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伊斯兰教的地位是相对边缘化的,而欧洲的穆斯林人口直到20世纪中叶之前也一直微乎其微。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的两次扩张虽然给欧洲边缘地区带来了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人口,但大规模的穆斯林进入欧洲实际上主要发生于20世纪中期。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为了应对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各国有意识地引入了大批外国劳工入境参与其战后的基础设施和经济重建。从这些海外人口的来源来看,有些国家受殖民历史所影响,接受了大量前殖民地区的人口以海外劳工等方式移居到宗主国,如英国和法国,其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以及北非和西非地区。另一种情况如德国、奥地利等,在1950至1970年间大批招募了所谓的外来劳工(guest worker),主要来源地为土耳其等地区。按照招募国原本的设想,这些临时性的劳工在完成社会经济重建之后会返回原居住国,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欧洲,构成了这些西欧国家外

来人口的主要成分。

从欧洲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区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属于伊斯兰教的传统势力范围,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这造成了大量穆斯林人口涌入欧洲地区。当前,很多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据了其总人口中不可忽视的比例。此外,随着近年来穆斯林人口因求学、避难或团聚等原因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加之欧洲穆斯林人口比欧洲原住居民高出数倍的生育率,这一比例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居住于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已达约2000万,其中法国大约有400万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近300万,占总人口比例的3.4%;英国有约150万穆斯林,占总人口比例的3.4%;荷兰的穆斯林人口也达到了47万,占总人口比例的3%<sup>①</sup>。

虽然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已经极大地引起了欧洲主流社会的关注,但不能否认的是欧洲的穆斯林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仍然处于相当劣势和边缘化的地位。根据欧盟基本权利事务处(FRA)发布的关于穆斯林群体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sup>②</sup>,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穆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从事的工作多为最底层的非技术性劳动,并且此种情况在出生于欧洲本土的第二及第三代移民身上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穆斯林群体的就业率大大低于其他社会群体,而在同等条件(如同等教育水平等)下失业率却更高。欧洲甚至已多次发生穆斯林由于宗教信仰在着装方面的习俗与工作要求冲突而失业的事件。就业方面的困境导致穆斯林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在总体上处于较低的地位,而收入水平又反过来导致了其在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居住条件方面的劣势。总体而言,欧洲穆斯林面临着来自教育、工作和居住等各方面的歧视,而这种歧视不分民族或者信仰程度的高低。

与此同时,欧洲民众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也存在着一程度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欧洲的视野中,伊斯兰教一直是不同于基督教和欧洲文明的“他者”,这使伊斯兰教很难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于欧洲人面前。曾经一度伊斯兰教被欧洲人视为多神教,提倡酗酒和乱性等——这恰恰与伊斯兰教的教规完全相反<sup>[1]</sup>。尽管在20世纪,欧美学术界开始了对伊斯兰教的认真研究和理解,阿拉伯穆斯林对于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保存和发扬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普通民众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和偏见还是有很多留存至今。比如很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狂热而暴力的宗教,穆斯林是好战的;而另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则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落后而蒙昧的宗教,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例如亨廷顿就宣称伊斯兰主义在本质上就有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倾向<sup>[2](P.116)</sup>。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矛盾通过海湾战争、“9·11”恐怖袭击、美军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以及法国骚乱等等一系列事件凸显及激化之后,欧洲及西方民众对穆斯林移民的反感和不信任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对穆斯林移民表示憎恨的新词“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与穆斯林移民相关的暴力侵害,包括口头和身体上的攻击在欧盟境内大多数国家都时有发生。当然,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欧洲本地人都对穆斯林有偏见和歧视,但总的来说,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整体生活环境并不理想,总体仍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除了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坚持之外,穆斯林团体还必须做出努力与欧洲主流社会达成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 二、欧洲穆斯林移民多重认同的构建

(一) 穆斯林移民群体内部对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不同取向

自从20世纪中期大量穆斯林移民进入欧洲开始,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欧洲穆斯林人口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代移民渐渐老去的同时,生长于欧洲土地上的第二、三代移民也渐渐步入青壮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部分穆斯林人口由于成长背景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价值观也有较大的不同。总的来说,老一代移民在其原住国相对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下生长,他们是在信仰和价值观已经成型后才作为劳动力输入而移居欧洲,因此这部分穆斯林在欧洲比较稳固地坚守着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和习俗,对于欧洲社会差异巨大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既不被动接受同化,也不积极反抗和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过去几十年中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相对的寂静无声以及默默承受边缘化地位的情况。

相对其父辈而言,新一代穆斯林移民的情况复杂得多。他们从小生长于与伊斯兰传统伦理差异巨大的现代西方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在老一代穆斯林移民眼中,现代西方文明充满享乐主义,道德堕落并且具有腐蚀性,因此他们极力要求子女恪守伊斯兰教传统教义和习俗,以对抗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有极端者还将后代送回原伊斯兰国家接受教育和熏陶,这造成了新一代穆斯林移民在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徘徊挣扎的情况,可以说,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最为具体和直接地冲击着这一群体,导致其在自我认同建构中的迷惑和彷徨。

对此,一部分新生代移民做出了相当极端的价值选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欧洲经济发达地区物质生活的繁华和富庶,而自己和亲人却常常居住于相对简陋破旧的城市边缘地带,忍受着贫穷和缺乏保障的生活。他们虽然有机会接受所在居住国的教育,但很多人仍然在就业市场遭受与欧洲白人青年相比不平等的待遇,这令他们心怀愤懑。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在两种道德取向尖锐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困境之后,他们选择了从伊斯兰教内部寻求慰藉,这时,由于他们对本质上宣扬和平理念的伊斯兰教真谛并未真正理解,很容易受到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和蛊惑。值得

注意的是,这一群体在绝对数量上尽管较少,但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却是巨大的。近年来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案以及法国骚乱事件等,处处体现着这种极端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欧洲普通民众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误解和憎恨,对穆斯林自身融入欧洲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绝大多数新生代穆斯林移民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采取的是相对积极的态度,他们代表着欧洲穆斯林未来的发展趋向,也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焦点。这些青年穆斯林在与欧洲社会摩擦和适应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他们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的认同,而是相对积极地尝试将这种认同融入到其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通过艰苦的、每天的努力重建一个可行的策略来适应以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张力为特点的社会背景”<sup>[3]</sup>。当然,正如萨尔瓦多等人指出,这种尝试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并且在很多方面遭遇到挫折,但这种积极的态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有影响力的青年穆斯林的主流趋向。

#### (二) 欧洲穆斯林移民自我认同的多重性

如上文提到,对于大多数居住在欧洲境内的穆斯林来说,一味的保守和自我封闭或是采用极端激进的破坏性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很多穆斯林已经在实际生活中进行了折衷的尝试,即在保留伊斯兰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尽量适应欧洲社会的法律和习俗。抑或说,在保留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予以认同的同时,他们也尽量使自己认同于某个欧盟国家或欧洲社会。这方面的例子在欧洲穆斯林的生活细节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欧洲法律和伊斯兰律法相矛盾的时候,这种多重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现代性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法律体系,并且这种法律体系是超越任何宗教或社会机构的。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种法律体系的权威性本应是同化移民文化背景的有效机制,而在穆斯林移民身上,这种臆想的同化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律法是真主意志的展示,是一种优先于而非屈从于穆斯林国家的神圣规定,控制而非受控于穆斯林社会<sup>[4] (P. 264)</sup>,因此是不能受到世俗力量制约或改变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欧洲穆斯林群体却尝试

找到了两者的兼顾之道。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婚姻方面的规定。以英国为例,与其它大多欧洲国家一样,英国政府对境内的婚姻进行民事管理以防范造假或重婚等,只有在符合英国相关法规的情况下进行了民事登记的婚姻才被视为是法律上有效的。而根据伊斯兰教律法,穆斯林社会只认可进行了宗教仪式的婚姻关系,而根据英国法律的登记程序并不是承认婚姻合法性的有效依据。这就造成了英国穆斯林群体的三种婚姻状态:合乎英国法律的婚姻关系,合乎伊斯兰教律法的婚姻关系,以及两种法律共同承认的婚姻关系。事实上,大多数穆斯林夫妻开始遵循第三种模式:有的先进行民事登记,再进行传统宗教仪式,获得宗教和社群的认可后方实施婚姻之实;有的先在宗教仪式下结合后,继而进行官方登记以获得此婚姻以及将来子嗣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对欧洲穆斯林来说,宗教仪式实际上决定了穆斯林婚姻关系的实质,而官方登记作为国家强制的形式被附加和认可。

总的来说,对穆斯林群体而言,对伊斯兰教律法的认可还是优先于欧洲国家的世俗法律。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一事例可以看到欧洲穆斯林群体在坚持其作为穆斯林的基本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开始试图获得现代欧洲国家法律认可的公民身份。法律上多重认同的广泛存在,成为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多重认同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多重认同也能在其他各种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体现出来。

另一个充满争议但又典型的例子是穆斯林妇女的衣着。老一辈的穆斯林妇女通常会严格地遵守传统的服装要求,身着传统式样的长袍或头巾;而欧洲的新一代青年穆斯林妇女则可能更为倾向于挑战传统的严格规定,在不违背本民族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前提下放弃墨守成规,寻求创新和融合。在她们看来,《古兰经》中的着装要求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服装式样,而只是规定妇女身体的某些部分不能暴露于外、身体的线条不能彰显,只要符合这一要求,有很多衣服可以选择,从长裙到长裤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此外,原本给人严肃和刻板印象的传统头巾(*foulard*)被很多年轻女孩简化为了具有象征性的发带(*head band*),这种发带既表达了她们对宗教传统的尊重和认可,又塑造了一种轻松、开放和富有可塑性的

新一代穆斯林形象。由此,在很多年轻的欧洲穆斯林妇女身上,一种混合了“西式”和“伊斯兰式”的着装风格被创造出来。同时,这种风格也模糊了原本清晰的种族和国家界线。原先的传统式样服装往往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现在西式服装逐渐取代了前者,但伊斯兰色彩和传统观念却得以保留下来。这样,一个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欧洲伊斯兰认同通过这种独特的衣着风格得以创建和强化。

(三) 穆斯林移民认同的跨民族(transnational) 趋向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基准之一,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口和社群在欧洲社会中出现并对此类认同提出了挑战。由于身处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中,穆斯林移民群体在其身份认同构建上出现了明显的跨民族和跨地区的特点,这个特点反过来又对其认同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契机。以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为例,其身份认同的跨民族和跨地区趋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群体在社会文化生活具体方式中体现出“离散(diaspora)”特点的跨国性;二是该群体近年来出现了在超越具体民族国家的以欧洲或欧盟为背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实现身份认同构建的诉求。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又与伊斯兰教传统理论中的 *umma*<sup>③</sup> 观念相呼应。

第一个方面,近年有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具体事例研究,如针对意大利和法国的西非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研究;针对德国土耳其裔什叶派穆斯林地方电视台节目中的双国籍性(bi-national)研究;针对英国的伊朗苏菲派穆斯林研究;针对英国巴基斯坦裔穆斯林的研究等等<sup>[5]</sup>。这些研究大都指出,在欧洲各国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和个体大多数都与自己的移民输出国保持着事实上和精神上的深层联系。除了回原国家探亲和跨国或跨洲(intercontinental)婚姻传统手段外,现代通讯技术大大地给这种跨国界纽带提供了便利。有的移民个体身处欧洲国家生活,却通过现代交通和通讯时刻关注原住国的政治和国家事物,甚至保留原国籍并参与选举和投票。这种联系除体现在移民个体之外,更体现在一些伊斯兰宗教组织身上。有相当多的欧洲伊斯兰教组织不仅立足于各欧洲国家,也致力于加强与原输出国宗教组织的联系

及对母国当地宗教精神领袖的推崇。

除了上述团体和个人与母国跨国界的纵向联系外,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也表现出以整个欧洲为视野的横向跨国界性。这种趋势主要得益于欧洲联盟积极推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流动和交流,加之各种政府和民间的跨国交流组织日益兴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将社会活动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欧洲舞台,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穆斯林社群身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穆斯林青年自发形成的跨国组织活跃在欧洲社会和政治生活舞台上,如欧洲青年穆斯林和学生组织论坛(FEMYSO: The Forum of European Muslim Youth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s),该机构成立于1996年,其宗旨在于为穆斯林提供一个“为青年人的组织互相合作、共享信息、交换经验和互惠互利,共同建设一个更好的欧洲的平台”<sup>④</sup>。这种组织的出现表明穆斯林青年在跨国交流和合作方面的意愿和努力,而建构一个欧洲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年轻一代穆斯林移民的眼中,民族国家是通过一系列排他性的过程而运作的,这不仅将他们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而且也导致他们无法应对新兴的认同模式,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放弃将国家作为主要或唯一的政治舞台,并且拒绝总是被作为“少数人视角”提供见解的局限性,而是呼吁将宗教、政治和社会对话分离开来。通过在地方和跨国家的两个层面参与社会、政治和公民事务,新一代的穆斯林移民正在试图建立一种多重认同,在这种多重认同里,伊斯兰信仰只是其中之一。正如具有代表性的欧洲青年穆斯林学者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所说“我能将一切不与我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东西包含在我的自我认同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革新。”<sup>[6] (P.4)</sup>

### 小结

欧洲穆斯林群体的存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这一段历史并不平静和睦。尤其是当世界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享受着共同的现代科技文明成果时,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员、商品物资流动的便利使得移民现象和移民规模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迅速增长,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融合问题至今已成为欧洲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如前文所述,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与欧洲

纠结的历史渊源及当今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使得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身处冲突交融的前沿。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怎样找到在欧洲土地上的身份认同成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欧洲穆斯林大多来自于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他们从母国带来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在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后,立足和融入欧洲的需要使他们不可能完全回到原输出国的一切传统中去。另一方面,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其本身的定义中就带有一定的种族和排外基调,如英国性(Englishness)、法国性(Frenchness)的概念很难让人联想到将黑皮肤这一特性包含进去,这些因素导致完全认同于各固有的欧洲民族国家也是问题重重。因此,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群把身份认同的目光投向了从国际组织和“人权”等群体话语中寻找资源。<sup>[7] (P.59)</sup> 在吸收模式(Assimilation Model)和多元文化主义模式(Multi-culturalism Model)的移民融合方式双双失败的时候,他们真正的出路也许在于重新思考如何从穆斯林群体本身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超国家(supranational)或跨国(transnational)的多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构建的基础应建立在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思想基础之上。欧洲目前正面临一体化进程中是整合还是解体的关键时刻,更多的欧洲研究理论家提议将政治文化多重意义上的欧洲公民认同建构提到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文化建构过程中,“欧洲”是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观念,欧洲融合的最终意义是由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交往等话语构建而成的。这种思路在多移民和异质文化的整合上拓展出了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空间和前景,而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正积极地参与到将自身的多重认同构建加入整个欧洲公民文化认同构建的进程中,这也表明欧洲穆斯林在解决群体融合问题中找到了方向。而在全球化和人类迁徙活动加强的背景下,这一思路对于第三世界移民在西方强势文化下的认同构建、文化整合以及各民族、种族和文化传统的和谐共存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以上数据来自扎伊尔 Ahmadu Bello 大学 伊斯兰法研究中心主任 Abdur Rahman I. Doi. 教授网页 <http://www.scar.utoronto.ca/~96skeikt/map.html>.

②欧盟基本权利事务处(EU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RA))于2007年3月1日正式成立,其前身为1997年创立于奥地利维也纳的欧洲监督种族主义暨仇外中心(EUMC),旨在为欧盟提供民族歧视和惧外的相关资料,以便欧盟在此领域方面的决策。FRA及EUMC长期关注欧盟境内的少数和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其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主要调查报告有:2006年《欧盟境内的穆斯林:歧视与伊斯兰恐惧症(Muslims in the EU: Discrimination and Islamophobia)》,2009年《欧盟少数人与歧视专题报告2:穆斯林(EU-MIDIS Data in Focus Report 2: Muslims)》,以及2010年《歧视、边缘化与暴力体验:欧盟三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青年的比较研究(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下载网址:<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s-and-resources/publications>.

③乌玛(umma)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意指以共同的信仰而非传统的血统、种族或地域为联系纽带的穆斯林社会共同体。

④参见FEMYSO网站:<http://www.femysso.org/about/vision-mission>

参考文献:

- [1] Esposito, J. L.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5
- [2]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3] Armando Salvatore, "Making Public Space: Opportunities and Lim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Muslims in Europ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4, 30(5): 1013-31
- [4] Noel J. Coulson, *A History of Islamic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4.
- [5] Ralph Grillo, "Islam and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4, 30(5).
- [6] Tariq Ramadan, *Western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7] Krishan Kumar, "The Nation - Stat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Nezar Alsayyad et al., ed. *Muslim in Europe or Euro-Islam*. Plymouth, UK: Lexington Books, 2002.

收稿日期: 2012-12-28 责任编辑 李克建